

风尘十侠

卢 抒 改编





5330707

风尘十侠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武陵道馆主亲护镖 倚天阁怪客三“趟水” (1)
- 第 二 回 凶侍卫一箭双雕 怪石林英雄喋血 (12)
- 第 三 回 报父仇再进武陵 中奸计少年被擒 (26)
- 第 四 回 清风穴力歼群魔 三佛堂义托重任 (37)
- 第 五 回 山风猎猎独闯摩崖 寒光闪闪剑削双刃 (49)
- 第 六 回 高陞客栈恶贼逞淫邪 白衣少年仗义救孤女 (57)
- 第 七 回 闻幽香春情激荡 遭擒获险象环生 (67)
- 第 八 回 青鹰帮石洞施酷刑 肖馆主忍辱放恶贼 (78)
- 第 九 回 宴群雄金盆洗手 收义女归隐山林 (87)
- 第 十 回 守空房玉梅拭泪 中砂掌义士丧生 (97)
- 第 十 一 回 解秘画重重迷雾 采野菊脉脉柔情 (108)
- 第 十 二 回 逛酒楼醉后泄机密 盗秘画夜闯肖家楼 (119)
- 第 十 三 回 吆五喝六赌场入彀 青楼美妓浪子慑魂 (128)
- 第 十 四 回 宋正卿偷盗丝绢画 李神龙誓灭青鹰帮 (139)
- 第 十 五 回 慈恩寺求解秘画 印法僧袍拂金针 (147)
- 第 十 六 回 解梵文高僧圆寂 洗佛寺侍卫逞凶 (158)
- 第 十 七 回 肖长庭喜迎乞丐客 后阁楼惊失联络图 (168)
- 第 十 八 回 三小侠寺中遇强敌 飞蝗石山道击“疯魔” (178)
- 第 十 九 回 纯情少女险遭凌辱 武林怪客齐集山庄 (187)
- 第 二 十 回 幽魂谷净空遭难 断鹰崖群雄夺宝 (197)
- 第 二 十 一 回 往事缠绵柔肠百结 血染山崖蛮女殉情 (206)
- 第 二 十 二 回 金光潭宝藏化幻 锦纱帐终结良俦 (215)

- 第二十三回 振雄风武馆重开业 关帝庙铁盒传军情(225)
- 第二十四回 一代英豪命丧毒针 青鹰贼子武馆寻衅(234)
- 第二十五回 湘青楼三方接“宝” 鲍起豹心疑铁盒(241)
- 第二十六回 中奸计怒逐师兄 动淫心轻薄师妹(248)
- 第二十七回 灵官渡肖芝遇险 三湘馆力擒叛贼(257)
- 第二十八回 鲍起豹调兵遣将 天心阁壮士缢城(270)
- 第二十九回 碧剑金镖叛逆授首 金戈铁马群英扑城(276)

第三十五回 赴江南师兄弟比武 中迷枪卢俊义被擒

且说晁盖再刚听说自己认错人，将宋江交与贼人，慌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卢俊义才醒悟过来，问时迁道：“贤弟，假扮为兄之人是不是神州擂上你指给我看的那个人呢？”时迁点头道：“对了，正是此人。”众人说：“你们别打哑谜了，快说个明白让大家听听。”时迁这才说道：“我们说的这个人乃是当年八卦连环岛、九里登云寨中山贼之一，后来也不知在何处学的枪法，着装打扮都仿照卢二爷，不再提过去恶太岁的绰号，自称赛麒麟。此人姓谢名国威，现居江南竹林庄，不再哨聚一方，倒也安分守己。虽然如此，他与连环岛杨天成三兄弟是至亲，免不了与贼人有来往。”说到这里，铁叫子乐和起身道：“启禀列位，我的本族侄儿乐波涛与他结拜，我在竹林庄住过数次。这竹林庄离龙江关三十五里，后庄门修在江汉里，有一所水寨沿江围绕，保护竹林庄，我侄儿就在那里镇守。竹林庄前尽是山岭，左边有一条路，必须越过青龙垞天王屯，方可到达竹林庄的后庄门。天王屯的庄主姓高名世强，别号铁棍天王。右边有条路，过了白虎岭太岁庄也可到竹林庄的前寨门。太岁庄的庄主名叫狄广瑞，别号金鞭太岁。他们与谢国威全是拜兄弟。他们这几个庄子互相连结，地势险峻，不熟悉的人若进竹林庄比登天还难。”

乐和这番话激恼了几个人，头一个就是行者武松，听乐和说得竹林庄胜似龙潭虎穴，不由勃然大怒，心说这不是长他人的威风，灭自己的锐气吗？为救三哥，我武松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。并不答言，站身出了大厅，走出周家寨，放开脚步顺大路直奔江南竹林庄而来。晓行夜宿，走了多日，来到江南。他走的左路，越过青龙坨，来到天王庄前，有庄丁挡住，武松合掌当胸：“施主，贫僧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名叫广慧，特来拜访故友赛麒麟谢庄主，烦劳通禀。”庄丁不敢怠慢，连忙还礼：“请长老随我来。”庄丁头前引路，片刻来到竹林庄前。武松打发庄丁回去来到庄门前，见寨门大开并无人在守。武松迈步往里就走，来到大门厉声喊道：“庄丁听真，我乃梁山泊武松的便是，要见你家庄主谢国威，尔等速去通禀。”庄丁飞报进去。此时谢国威正在大厅与内弟杨天起、杨天瑞并两个恶道圣手飞仙白登羽，陆地天尊贾道强等说话，听庄丁说外面武松求见，谢国威哈哈大笑：“真不愧是打虎英雄，胆敢一人闯我竹林庄。”遂向杨氏弟兄说道：“你们暂且回避，待我接他进来看是如何！”四寇应声退去。谢国威整衣出迎。来至大门外见武松一派英雄气概站在那里，心中赞道果是一条好汉，忙上前拖拳：“不知武二爷驾到，有失远迎恕罪，恕罪！”武二爷也合掌还礼：“岂敢，岂敢！谢庄主一向可好？”“托福！”说着让至大厅，分宾主落座。献茶已毕，吩咐摆酒。二人入座，谢国威殷勤款待，武松也不客气一顿狼吞虎咽，吃饱喝足之后，谢国威见有了说话的工夫，“请问二爷，远路而来，大驾光临敝庄不知何事？”武松正色道：“不错有事特来叨扰。听得传言说我三哥宋江落在贵宝庄中，不知确否？”“所传不

假，宋三爷确在这里。”武松站起身来合掌道：“多谢庄主，保护我三哥，又在贵庄打扰多日，实感激之至。请庄主火速传话预备马匹，在下即刻保我三哥回营，以便统军攻打五斗三才阵，以雪败兵之耻。”说罢连连催促。谢国威见此情形又气又笑，心说人言武松性急，今见果然不虚。但是他是吃了灯草芯了，说话怎么这么轻松。便正色道：“武二爷且慢，阁下将事情看得这样容易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有人不乐意，你兄弟走得了吗？”“洒家在此，哪个胆大的敢不乐意呢？”谢国威冷着脸，“假如出来个胆大的，硬说不乐意，你可有什办法？”武松拍案道：“这个大胆的是谁？洒家立即追取他的狗命！看他还乐意不乐意。”谢国威见武松如此蛮横早已怒不可遏，强忍耐着性子说：“听你之言是顺者昌逆者亡，你凭什么如此使硬恃强？”武松哈哈一阵狂笑：“凭的是掌中戒刀，全身的武功。洒家虽未下海擒蛟，也曾山中打虎。英雄好汉丧在我手中的不知凡几。庄主你不相信，就请你抖抖威风，壮壮胆量，亮兵刃咱们一战！”谢国威听了直气得面目改色，站身道：“好吧！某家奉陪。”二人来到院中，武松亮出戒刀，谢国威甩了长大衣服，由兵刃架上提了五勾神飞大枪，来到切近抖枪就刺，武松急架相还。走了五六个回合，武松抽刀跳出圈外：“姓谢的，你是从何处学到的周家枪？快快说明。”“哈哈”谢国威笑道：“武松，你真少见多怪，我用的枪法乃是家传，或者是被姓周的学去，你误认为是周家枪。”武松道：“胡说，五勾断门枪岂有你这门姓？”“休要胡扰，管是谁家枪法，胜者是英雄，何必多言。”说罢刚要进招，庄丁跑进来：“回禀员外爷得知，庄外来了河北王麒麟卢俊义，带着浪子燕青，求你老人

家出去答话。”谢国威把大枪一顺对武松说：“请到大厅稍候，待某家将他们接进来之后再较量不迟。”武松点头回大厅去了。

且说谢国威放下大枪，整衣出迎，来到寨门前见卢俊义立马横枪满面怒容，燕青站在一旁立目横眉。他们师徒也是听了乐和之言心中不忿，这才赶来竹林庄。谢国威一抱拳：

“不知二爷驾到，接待来迟，当面恕罪。”卢二爷本是一腔怒气，见谢国威和颜悦色，以礼相迎，也只得换了笑容，

“岂敢，岂敢，尊公就是谢国威吗？”谢国威点头称是。遂执手相让，卢二爷碍于情面，这才来至大厅。见武松在座，暗自吃惊，说道：“我以为没有人来，不料二弟先行到此。”

武松笑道：“料到二哥必然至此，故而先行到达。”谢国威

道：“你们自家兄弟还客气什么，请坐吧！”一面传话家人

献茶，备办酒席，备齐入座。酒过三巡之后，谢国威开言

道：“我们今日之会，实在难得。员外既然光临敝舍，其必要当面领教，看看玉麒麟与赛麒麟那个高明。”卢俊义冷笑道：

“庄主，你只学某家的外表，论实际恐其不能。”谢国

威说“如此说来，当场立决胜负如何？”卢二爷站起身来

说：“好好，某家奉陪。”遂即来到外面，燕青、武松随后

跟出。二人各持枪在手，互相说声“请”，一齐抖枪进招，

两人斗了十几个回合，旁观的燕青、武松吃惊非小，见谢国

威的枪法一招一式与卢二爷一般不差。动着手的卢二爷也是

惊异，暗暗纳闷，吾师一道传三友，十三枪尽学，除我师兄

弟三人而外，素未外传，怎么谢国威也会使周家的十三路绝

后枪呢？一面想，已然把十三招绝后枪的招数用完，只得回

手由背上取出鞭来，使用双管齐下，施展二十八手枪里加

鞭，那谢国威也是跟着用枪里加鞭对抗。卢二爷更加焦躁不安，及至枪里加鞭的招数使完，二人全把鞭插于背后。谢国威横枪大笑：“卢二员外，你玉麒麟的武艺不过如此，看来我赛麒麟与阁下相比毫不逊色。”卢俊义双眉紧锁，冷笑道：“谢庄主莫恃骄矜，来来再战百合。”说罢抖枪进招，谢国威挺枪相迎，冷笑道：“早已领教高招，打到明天还不是那么几手？”卢二爷忽然想起，当年恩师传艺时，看史文恭聪明过度，林冲性情暴烈，恐日后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一个争强好胜铤而走险，倘二人走上犯罪之路，无人降伏，故而背着两个师弟将破十三枪的招法传授于我。前者曾头市一战，师兄弟断义盘枪，我用了一回，走马活捉史文恭。今日会战谢国威，他虽然不是我师弟，但他也掌握了十三枪招法，我何不用破法来取胜。想罢，这一招谢国威用“怪蟒出窝吐寒光”的招数分心刺来，卢二爷也用这一招，两条枪一碰，二爷施展解法，用大枪一磕谢国威的大枪，“当啷”一声对方枪尖点地，卢二爷趁势用枪在他腿上一点击，“扑哧”一声鲜血崩现，谢国威“哎呀”一声倒退几步。卢二爷横枪笑道：“庄主，尔的枪法不过了了，叫你认识一下，这两手解法名曰‘霸王摔枪探海寻龙。’看来你只学了表面，没掌握实际。”谢国威羞愧难当。这时武松从旁喝道：“姓谢的还不将宋三爷交出来等待何时？”谢国威刚欲答言，忽听身后有人叫道：“梁山来人休要发威，老身与尔等一决胜负。”卢二爷抬头看时，见一个半老佳人，青纱包头，一身蓝绸子软靠，手擎一对亮银双戟。后面跟着两个姑娘，全在十六七岁的样子，每人一身香色软靠，手中各提一对二郎夺。来至当场那妇人说：“庄主爷，请暂退后，我带孩子来接应

你。”遂向身后说：“丫头，谁过去把他们拿下。”大一点的姑娘应声而出，直奔卢二爷：“快过来送命吧！”燕青举刀迎住，姑娘挥拳进招，打了几个照面，姑娘将手一抖，一道黄光冲击，燕青“哼”了一声扔刀栽倒。武松抡刀过来，姑娘把手一扬，黄光闪处武松也翻身倒地。卢二爷见此情景也只好来战，打了几合，姑娘抖手发出黄光，卢二爷闻到一股异香，昏倒在地。谢国威见女儿擒了三将，命从人捆了，与宋江关押在一处令母女回归后宅。

原来这妇人乃是谢国威的老妻杨氏，系杨天起的胞姐，那两个丫头是他的女儿长名贞娥，次名静娥，自幼跟坤尼大师学艺，秘传穿梭迷魂枪，与河北田虎侄女田凤鸾、杨天瑞之妻花似玉同是一师之徒。谢国威回到大厅，敷药调治伤口，心中十分难过。这时杨氏兄弟与二道进来，杨天起道：“姐夫，现已拿住了卢俊义等仇人，今夜将他等活祭兄长亡灵，给我胞兄报仇雪恨……”谢国威忙一挥手怒道：“住口，这些人是你拿下的吗？别乱出主意，告诉你们，有能耐自己去拿，我的事不用你们来管！”杨氏兄弟遭到姐夫当面抢白，虽十分不满也无办法，只得忍气吞声退出大厅，直奔后宅，来到姐姐的卧房。杨氏问道：“你们来有什么事？”二人就把姐夫的话说了。杨氏道：“你们还不知道他那没准的脾气，等我与他说明利害关系，你们前面歇着去吧！”二贼这才高兴地走了。杨氏遂命婆子去前厅请老庄主来。呆了片刻谢国威来到后宅问道：“安人，找我何事？”杨氏笑道：“你把宋江带回家中，我也不敢问你用意安在，今日又拿住了卢俊义等三人，你打算如何处治呢？”谢国威一听气不打一处来，心想好啊，你竟顾你娘家，疼爱你兄弟心重，不念

夫妻之情，就知道报仇，也不想想我的难处。想到此冷着脸道：“将拿住的人开膛摘心给大舅爷报仇雪恨，还有什么别的处治法？”杨氏正色道：“庄主爷，这个办法不妥吧！”

“怎么不妥？”杨氏道：“凡事要三思而行，给他大舅报仇你当姐夫的也倒应该，不过权衡轻重，不能因顾亲戚而招致杀身灭门大祸来。再说他舅舅所作所为都对，为人所害，我们夫妻把命搭上也值得。可他们干了伤天害理之事，助纣为虐，甘当四奸鹰犬，前去镇插，充好汉死有余辜，咱不能因他等而与梁山为敌，若杀了宋江等人，梁山众英雄前来报仇我们挡得了吗？咱老两口死不足惜，倘若把四个孩子断送了，往上怎对得起祖宗，往下怎对咱那两双儿女，这事可要慎重而行啊！”谢国威听了这片言词，神志为之一清，心说我倒将她错怪了，真是一个知情达理贤德的妻子，遂惨然道：“贤妻之言极是。但为夫有难言之苦，誓必与梁山为仇，但不能连累你等。从即日起所有一切家务由你处理，对四个儿女婚嫁之事由你独断，凡事不必与我商议。你带孩子们好自为之吧！”杨氏听丈夫说出决绝的话来，泪流满面道：“凡事由我作主，那么你呢？”谢国威长叹一声：“唉！安人，受恩深处报恩难，又道是信义不可失。我，你就不必指望了，事到临头死而后已。咱们就诀别了吧！”说完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向前厅去了。杨氏见丈夫如此难言苦衷，内心如焚。

这时天交二鼓。忽见婆子慌慌来到：“安人，请你快去看看，我们两个姑娘巡查后宅，拿住两个贼崽子，绑在屋中，问他们的来历，两个小子满嘴不说人话，把我们姑娘气坏了。”杨氏听报，忙提了双戟来到姑娘院中，进屋见地下

捆着两个孩子，房边放两件兵刃，细看一条三环枪，一条螭虎折金拔丝软枪，不由暗自吃惊，小小年纪能用这样兵刃，决非平庸之辈。

原来这两个孩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小侠一轮明月周天亮与诙谐童子小野龙安腾蛟。这两个孩子也是被乐和言语激怒而来的。他们从水寨入庄，来到内宅正各处探听，恰巧被贞娥姐妹看见，当场动起手来，姑娘抢先打出迷魂枪来，将二小侠迷倒，丫鬟过来捆上带入闺房，用解药解过来，询问他们的姓名来历，周小侠睁眼见被女子所擒低头不语，心说乐和之言果然不虚，这里果然厉害。安腾蛟可不行了，见姑娘问话，就嬉皮笑脸地说道：“大嫂不认识我吧？”丫头婆子一听“呸”地一声唾道：“谁是大嫂？问你家乡住处，姓字名谁？”安小道：“我们是东海的散仙，因接到月下老的书信，说这里与我们有姻缘之份，故而前来招亲。你们商量好了，别因我们小哥俩闹意见，谁嫁我都成。”姐妹一听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喝令丫环婆子给我打。鞭子棍子交加一阵乱打。安小一阵大笑：“这是在打情骂俏吧！”然后对贞娥道：“大嫂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舍不得打我哥哥，竟叫她们打我呀？”这一说不要紧，贞娥又羞又气怒骂丫环婆子：“你们这些蠢才，怎么不两个一块打！”丫环婆子只得连周小侠一齐乱打，周小侠一语不发，安腾蛟嘴不闲着：“哥哥呀，兄弟对得起你吧，想法叫你挨打，够盟兄弟的义气吧？再说这风流香艳的鞭棍，要不走这桃花运挨得着吗？”这么一说，把贞娥姐俩羞得没处容身，只好躲至外屋。丫环婆子说：“咱们别打了，这两个小子是贼骨头，不怕打，快禀知老安人去吧！”这才找来杨氏。杨氏一看地上的兵刃就知二

小来历不凡。贞娥姐妹见过母亲道：“娘，这贼小子真可恶，满嘴不说人话，老人家传话杀了他们吧，给孩儿们出气！”杨氏说：“你们上我屋去吧，为娘自有办法。”两个姑娘遵命退出。杨氏用手中戟一指：“孩子你们是谁？快将来意说明，老身决不加害你等，要胡说八道可别怪我无情。”安腾蛟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岳母息怒，请落座听二姑爷我慢慢道来。皆因我兄弟二人来到贵宝庄，被二位姑娘格外垂青，将我们请到闺房，商议婚姻大事，我们是两厢情愿。你们姑娘脸皮薄，用苦肉计将你老人家请来，以便做主。这就是经过详情。依二姑爷我说，你老就应下这门亲事吧！我们小哥俩的姓名说出来敢说是如轰雷贯耳，似皓月当空，把我们老前辈的名字说出来，可称得上威震海宇，晃动乾坤。”杨氏听完气得举起掌中戟要结果二人性命，又一想没问清来历就杀不行，便压住怒气问道：“你们倒底是何人，说出来听听。”安腾蛟心说将她们耍笑了，恨也解了，说出真名实姓让她们杀了也不失英雄本色。于是说道：“少太爷我姓安名腾蛟，别号人称登山白猿小野龙，我祖父乃江南十老侠中第四侠，单字名良字国义，别号人称巡海老苍龙。他是我的盟兄，乃是十老侠中第六位，陕西老侠客周侗的孙子，名天亮，别号人称小侠客一轮明月。实话对你说了，杀剐存留听便。”杨氏听后，心中一动，何不如此这般。正是：

塞翁失马安非福，

绝处逢生结良缘。

欲知二小侠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谢家寨二小结良缘 竹林庄众寇闹丧棚

且说杨氏听了安腾蛟说出真名实姓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两个孩子都是名人之后。他们的祖父都是当代名震天下的大侠。而这两个孩子又长得眉清目秀，聪明伶俐，虽然有些顽皮，伶牙俐齿更惹人喜爱。想他们的武艺定然错不了。姑娘不用穿梭迷魂枪，恐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两个女儿年已及笄，今夜也是天作之合，捉住这二小。不如将两个女儿许配给这二人，一则可以使两个女儿终身有靠，免得被家人传扬出去，有损二女的名声和家风；二则可以与梁山修好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呢？打定主意，遂即满脸堆笑道：“腾蛟呀，你方才说什么来，怎样称呼我来着？”安腾蛟“呸”地一口唾道：“你怎么以假当真了？我们兄弟来到你们庄中，误中奸计，被两个丫头用那玩艺将我们拿住，我们是拿你们这贼妮子开开心，解解恨，不要异想天开，癞狗还想配上麒麟吗？趁早给我们个痛快，少太爷要皱一皱眉就不算侠客的后人。”杨氏听了不但不恼反而含笑点头，沉吟良久，叫婆子到转环楼中去叫大少庄主前来。不大工夫金头獬豸谢宽来到屋中，“娘，呼唤孩子何事？”杨氏道：“你去转环楼中将宋三爷请来。”谢宽出来到转环楼对兄弟谢勇说知，将宋江押至屋中，杨氏一看大怒：“好奴才，竟敢如此无礼，还不把绑绳解了。”谢宽见母亲动

怒，忙上前解开绑绳，扶在椅上落座。“蠢子无知，多有触犯望祈宽宥。”宋江答道：“既为阶下囚，理所当然，但不知将宋某带至此处是何用意？”杨氏躬身道：“拙夫将尊公请到庄中并无加害之意，因有多方原因，进退维谷之际，又有武都头、卢员外前来，愈发闹得骑虎难下。三爷你看，”杨氏用手一指二小侠。宋江说：“我已瞧见他们，但不知夫人何意？”杨氏遂将孩子的前言后语说了一遍。“我们两个姑娘被他等一片胡言闹得无颜见人，我的意思就得认真起来，与周、安两姓结亲，我们借此化干戈为玉帛，排除前隙，言归于好，不知三爷意下如何？”宋江思忖之后道：

“夫人美意实求之不得，但对这两个孩子的婚姻大事，实不敢从中做主，好在卢二爷是他们亲师叔，或可做主，请夫人设法办理吧！”杨氏点头，叫道：“宽儿，去把卢二爷请来，浑小子可别象请宋三爷那样无理了。”谢宽转身去了，工夫不大将卢二爷请到，宋江让座，将原委说明，卢二爷道：“夫人的意思卢某十分赞同，但当徒弟的怎敢主持师父家里的事，请夫人原谅。”杨氏听了大失所望，但又笑道：

“我打个比方，请二爷不要见怪。假如我两个小子谢宽、谢勇到尊府上对令千金说出如此不当之言，见了尊夫人竟以岳母呼之，尊公有意将错就错，成全这件婚事，我们孩子大人反不应允，试问二爷你又当如何呢？”卢二爷哈哈大笑：

“有这种事只好亮刀将说不当之言的人斩杀了之。”杨氏闻言勃然变色：“可以杀吗？”卢二爷瞑目道：“太可以杀了！”杨氏恼羞成怒，由桌上拿起双戟：“既然杀得，那就唯命是从了！”说着举戟就要打，这时忽听后窗有人喝道：

“杨氏住手，老朽有话讲！”屋中人全都一愣。杨氏收住双

戟，欲问外面何人，又听外面叫道：“俊义，阴错阳差。事情既已至此，就请你二人为媒，就将谢家两个姑娘给小奴才们定下吧。”卢二爷一听是师父周侗声音便道：“恩师，日后我安四大爷如不承认可怎么办？”“有为师作主，不与你们相干。”二小一齐叫道：“爷爷呀，我们不要贼丫头！”外面老侠骂道：“大胆小奴才，休得胡言。”吓得二小不敢再说了。这时又听外面老侠说：“你们照我说的办吧，为师去了。”窗外杳无声息了。宋江道：“二弟，既然老爷子有话，我们就遵照办理吧！”卢二爷点头，向杨氏抱拳道：“方才言语不当，多有冒犯。那就请夫人派人请谢庄主前来，当面定下孩子们的亲事。”杨氏将谢庄主全权让她办理家事的话说了。卢二爷非坚持请谢庄主不可，杨氏无奈叫谢宽到前厅去请。谢宽来到前厅见爹爹正与乐波涛谈话。

这乐波涛正是奉乐和之命前来。乐和在周家寨说出竹林庄的情形，激起众人义愤，他自觉失言，怕闹出事来，便随后也来到江南水寨，进了竹城与乐波涛相见，说明来意，乐波涛让叔父暂住，他入庄探听动静后再说。乐波涛当晚来到庄中见了谢国威，闲谈了一会儿，这才问起为何将宋江带到庄上招惹是非的话。谢国威长叹一声道：“大哥，我当初也不想捉拿宋江，自从在毒龙沟靳家庄会见玉麒麟卢俊义，他等放火烧庄，败走之后，我巧得卢俊义的宝马照夜玉狮子。过了些天，浪子燕青威震神州擂，力胜五杰，刀剁了杨天成，梁山泊火烧擂台，走马兵取泰安州。彼时我去陕西林和堡，去找闹海鯢鱼尤远泰，在他那里住了几天，回来路过阻云岭下，巧遇晁再刚背着宋江由遮天山逃出来，他以为我是卢俊义，就把宋江交与我。我一时好奇，送上门来的买卖能不做

吗，将宋江带回竹林庄，偏巧天起、天瑞与二道长在这，见我拿到宋江，就逼我杀了他给他哥哥报仇。你老请想，我当姐夫的有什么说的，何况受过我岳父的栽培，他们老夫妻临死时将他兄弟三人托付我照看，处在这两难之地可有何法呢？”乐波涛听罢沉思良久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也不能因亲戚而倾家荡产。”“兄长说得极是，适才宽儿娘也责备我，不应不顾一切。”“好一个贤德的弟媳，可算深明大义。贤弟，你应该听她的话才对。”“我已然将家务事交与她办，我决心已定，舍命以报岳父母之恩。”正说至此，谢宽来找。乐波涛说：“弟媳找你必有要事，我在此等候，你快去吧！”谢国威站身走出大厅来到后宅，杨氏迎出来，将事情经过说明，谢国威无奈只好来到屋中，向宋卢抱拳陪罪，然后亲手给两个孩子解开绑绳，又命人取来金疮药来治被打的伤，然后归座，婉言相求，将大女儿贞娥许与周天亮，二女儿静娥许与安腾蛟。宋江命二小叩头谢亲。大家十分高兴。

说了会话，卢二爷道：“咱们已是亲家，今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，不知你在何处学得周家枪法？愿闻其详。”谢国威见问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提起此事叫我心中异常难过，就因我会周家枪才落得搬石砸脚。此番将宋三爷带到家中，也是有意引诱卢二员外前来，我们好对对枪法，然后说明原由。希望往明处走，没想到回来之后我就作不得人了。”宋江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谢国威道：“卢二员外是贵人多忘事。想当年，二员外在周家寨学艺的时候，有一个傻子给你们收拾刀枪，那就是我。只因昔日我在八卦连环岛九里登云寨身为寨主，三六九日操演武艺，有次与老寨主比武，败在他双戟之下，当场出丑。为了争这口气，告假离山，想要访明